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

陈 馥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据 И. А. Бун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选译。

责任编辑: 姚民有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21,000 开本 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 11⁹/₁₆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书号 10208-45

定价 0.86元

目 次

乡村	1
末日	169
旧金山来的绅士	179
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	205
莉卡	216
暗径	339
大乌鸦	346
论布宁(阿·特瓦尔多夫斯基)	354

乡 村

克拉索夫兄弟的曾祖，在家奴间的绰号叫茨冈^①，是杜尔诺沃老爷的猎狗咬死的。茨冈抢走了主人的，也就是杜尔诺沃老爷的姘头。杜尔诺沃老爷先使人把茨冈拉到杜尔诺夫卡村外野地里一个土岗子上，自己又带来一群猎狗，大喝一声：“上！”在岗子上坐着发愣的茨冈撒腿儿就跑，而猎狗扑过来的时候是跑不得的。

克拉索夫兄弟的祖父领到解放证^②以后，带着家眷搬到城里去住，不久就四外扬名，做了江洋大盗。他在切尔纳亚镇上租了间破屋，把老婆安顿在那儿织花边卖钱，自己跟一个叫白蹄子的小市民在省里活动，到处抢劫教堂。他被捕时的表现后来有好长一阵子在全县传为美谈。据说他穿一件绒布大袍子，一双山羊皮靴，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一脸无赖相，故作恭敬地招认他作下的数不清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案子。

① 即吉卜赛人。

② 在俄国，农奴赎得自由或主人给农奴以自由一般都颁发解放证。

“是这样，老爷。是这样，老爷。”

克拉索夫兄弟的父亲是个小贩，在本县跑单帮。有个时期他住在家乡杜尔诺夫卡村，开一片小店，可是买卖亏了本，就酹起酒来，又回到城里，死在那儿了。他的两个儿子，季洪和库济马，在几家小铺子里当过店员，也做过点小本生意。常见他俩赶一辆大车，正当中搁一口大箱子，边走边哭丧似地吆喝：

“大妈-大婶们，来-货-啦！大妈-大婶们，来-货-啦！”

箱子里装的是镜子、肥皂、指环、针线、头巾、小甜面包。车板上呢，是用这些货换来的死猫、鸡子儿、粗麻布、破烂儿……

这么跑了几年之后，有一天哥儿俩几乎动了刀子，因此就散了伙。库济马给牲口贩子当雇工去了，季洪在沃尔戈尔车站（离杜尔诺夫卡约五俄里^①）附近的公路旁租下一家小客店，开了个小酒馆和“不干不净”的小铺子，招牌上写着：“出售零星百货茶叶白糖烟叶雪茄等”。

季洪四十来岁时胡子就已经有些花白了，但他还象从前一样漂亮，高高的个儿，匀称的身材。他老绷着脸，肤色黝黑，有些不显眼的麻斑，肩膀挺宽，人显得干瘦，说话盛气凌人，毫不客气，手脚灵活。不过他比从前更爱皱眉头，眼光也更尖利了。

深秋正是收税时节，乡下有做不完的交易，这时候季洪

①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便跟在那帮区警察局长屁股后面跑来跑去。他贪得无厌地向地主放青苗账，低价租用他们的土地……季洪和一个哑巴厨娘同居了很久，心想“她不会出去胡说，这倒不错！”他跟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她睡着了以后竟把孩子压死了。后来季洪娶了老公爵小姐沙霍娃的一个中年使女为妻。等到他结了婚，把陪嫁拿到手，就“收拾”了早已破落的杜尔诺沃家的后代——一个身体肥胖、性情温和的少爷，二十五岁上就秃了顶，却留着一把漂亮的栗色胡子。季洪把杜尔诺沃家的庄园搞到手，真叫庄稼汉们佩服，这样一来，几乎整个杜尔诺夫卡都成了克拉索夫家的了！

叫庄稼汉们佩服的还有他的精力，他怎么忙得过来啊！又要买，又要卖，几乎每天都在他的领地上转，象老鹰似的盯着他的每一寸土地……大家啧啧叹道：

“好厉害！话说回来，是过日子的人就得这样！”

季洪·伊利奇本人也常在众人面前现身说法，他总是说：

“咱们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你要是落到我手里呢，我就给你戴上笼头。不过要讲公道。我可是个俄罗斯人，伙计。你的我不能白要；可我的呢，你瞧着吧，一个子儿也不给你！邀情买好的事，没门儿，你瞧着吧，邀情买好的事我不干！”

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走起路来象鸭子一样脚尖朝里，摇摇摆摆，因为老是怀孕，每次都是生下死的女胎，所以皮色焦黄，浮肿，披着几根发白的头发，她听了这话就哼哼

唧唧地说：

“唉，我看你呀，也太实心眼儿了！为他这么个糊涂蛋操心！你想教他机灵点，他可不当一回事。瞧他那个样儿——叉着腿，倒象个埃米尔的布哈拉^①！”

小客店的一侧向着公路，另一侧向着火车站和大粮仓。秋天，这附近老听见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山上山下来的一辆辆装载着粮食的大车都在这里拐弯。小酒馆门上的铰链和小铺门上的铰链吱扭吱扭地响个不停。在酒馆里张罗的是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小铺又黑又脏，满屋子都是肥皂、青鱼、马合烟、薄荷饼干、煤油的气味。酒馆里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谈话：

“嘿，彼得罗夫娜！你的烧酒可真够劲儿！直往脑门上冲，他妈的。”

“你的嘴真甜，亲爱的！”

“里头是不是搁了鼻烟啦？”

“原来是个大傻瓜！”

小铺里人就更多了：

“伊利奇！来一磅火腿行不行？”

“今年我这儿的火腿，感谢上帝，可有的是，有的是啊！”

“怎么卖？”

“便宜！”

① 纳斯塔西娅没有文化，误将布哈拉的埃米尔称为“埃米尔的布哈拉”。

“掌柜！有好煤焦油吗？”

“我这煤焦油，亲爱的，连你爷爷办喜事的时候也没见过！”

“怎么卖？”

生儿育女的事没有了指望以及几家酒馆的倒闭，是季洪·伊利奇生活中的大事。他断定自己当不成父亲之后，明显地苍老了。起先他还跟熟人开玩笑说：

“不行，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个人没有儿女就不算人，倒象漏种的地……”

往后，他竟至心惊胆战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女人睡觉压死了孩子，另一个女人尽生死胎！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最后一次怀孕的那段时间特别难熬。季洪·伊利奇愁眉不展，动不动就发火；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常背着人祷告，哭泣。夜里，她以为丈夫睡熟了，就借着圣像前的长明灯的光悄悄爬下床来，吃力地跪下，口中念念有词地趴在地上，又抬头忧愁地望望圣像，然后象老年人一样费力地站起身来，怪可怜的。季洪·伊利奇甚至没有勇气对自己承认，他从小就不喜欢长明灯，不喜欢这不可靠的教会之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十一月的夜晚，在切尔纳亚镇上一间歪歪倒倒的小破屋里也点着一盏长明灯，气氛是那么安宁而又充满淡淡的哀伤，吊着长明灯的铁链投下几道黑影，屋里是死一般的沉寂，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圣像下面的板凳上，双目紧闭，尖鼻子朝上，两只蜡黄的手交叉在胸前。在他身边那扇挂一块破红布的小窗户外面，人们唱

着令人心酸的歌，哭喊着，拉着不入调的手风琴伴送应征入伍者走过去……如今长明灯是经常点着的了。

从弗拉季米尔省来了几个小贩，在客店喂马，于是家里出现了一本《新占卜巫术大全：预卜吉凶，附最简易之纸牌、大豆、咖啡占卜法》。晚间，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就戴上眼镜，用蜡搓个小球往乱坛上扔。季洪·伊利奇不时瞟她一眼。答案要么不堪入耳，要么凶多吉少，要么荒诞无稽。

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问：“我的丈夫爱我吗？”

乱坛答：

“象狗爱棍子一样。”

“我会有几个孩子？”

“命运注定你死，莠草当除。”

这时季洪·伊利奇说：

“让我来扔……”

他卜的是：

“我要不要跟那个人打官司？”

他得到的也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回答：

“数数嘴里的牙齿吧。”

有一天，季洪·伊利奇偶然向空空的厨房里张望一下，看见他老婆在厨娘的宝宝的摇篮旁边，一只小麻鸡在窗台上踱来踱去，不时地尖叫几声，用嘴啄玻璃窗上的苍蝇。他老婆坐在铺板上摇着摇篮，用颤抖的声音凄切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摇篮曲：

我的宝宝睡在哪儿？
他的小床放在哪儿？
他在高高的屋子里，
躺在那小花摇篮里。
谁也别来打搅我们，
谁也别敲这屋的门！
宝宝睡了，他睡着了，
遮光的帐子放下了，
花花绿绿的塔夫绸……

此刻，季洪·伊利奇的神色变得多厉害啊！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看了他一眼，并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胆怯。她哭起来，抽抽嗒嗒地轻声说：

“看在上帝面上，你领我到圣徒那儿去一趟吧……”

于是季洪·伊利奇带她上扎东斯克去了。可是在路上他想：上帝反正是要惩罚他的，因为他老忙忙碌碌，只有复活节才上教堂。再说，他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一些褻渎的念头：他老拿自己跟圣徒的父母比，他们也是很长时间不生育的。这样想实在不聪明，但他早就发觉，他身上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愚蠢。临走他收到一封来自圣阿丰山的信，信上说：“最最虔诚的恩人季洪·伊利奇！愿上帝赐予您平安和幸福，愿万人称颂的圣母保佑您免遭她在尘世圣阿丰山所受的苦难！我有幸获悉您乐善好施，得知您慷慨资助兴修圣殿僧房。寒舍年久失修，今已不蔽风雨……”于是季洪·

伊利奇寄去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作为修缮此屋的费用。他曾经天真地相信他的名声真的传到了阿丰，而且以此自豪。不过这种时候早已过去。他明知阿丰的破房子多得很，还是寄了钱去。可是这也没用，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分娩时简直象遭了一场大难：在生下最后一个死胎前，她刚睡着，突然全身发抖，呻吟起来……据她说，在梦中她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夹杂着不可名状的恐惧：她一会儿看见天后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袍在田野上朝她走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和谐的歌声，越来越响亮；一会儿看见一个小鬼从床底下跳出来（在黑暗中肉眼看不见，但是心灵的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他捧着一只口琴使劲吹，声音洪亮雄壮，然而不成腔调。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想：如果不睡在这闷热的屋里和羽毛褥子上，而是睡在露天，在粮囤棚子底下，那就舒服多了。可是她害怕：

“狗会过来嗅我的头……”

绝了生儿育女的指望以后，季洪·伊利奇常想：“他妈的，我受的到底是什么罪啊？”专卖权简直是往他伤口上撒盐。他的两手哆嗦起来，眉毛痛苦地拧成一个疙瘩，要不就往上扬，嘴角耷拉着，尤其是在他说“你瞧着吧”这句口头禅的时候。他象从前一样打扮得挺年轻：脚登一双讲究的小牛皮长统靴，身穿绣花斜领衬衫，外面罩一件双排扣的上衣。但是胡子一天比一天白，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乱……

这年夏天炎热干旱，好象老天爷故意和人作对似的。

黑麦全完了。只有向买主发牢骚时他才觉得痛快。

季洪·伊利奇谈到他的烧酒买卖时，津津有味、一板一眼地说：“不干了，不干了！怎么干？专卖权摆在那儿嘛！财政部长自己想作买卖啦！”

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哼哼唧唧地说：

“唉，我看你呀，说话没边儿！人家会把你流放得远远的，连尸骨都收不回来！”

“你可吓唬不了我！”季洪·伊利奇把眉毛一扬，打断了她的话。“哼！要把人的嘴全堵住可办不到！”

后来他更加尖刻地一板一眼地对买主说：

“黑麦会叫人称心的！你瞧着吧，会叫所有的人称心的！就是夜里也看得出来。你到门口去望一望月光下的庄稼地，明光光的跟秃头一样！你走出去望一望，可亮哩！”

那年圣彼得节^①前，季洪·伊利奇在城里的集市上过了四天四夜，情绪更加恶劣，因为心事重、天气热、睡不着觉。他一向很爱赶集。黄昏时候，给几辆大车都涂上润滑油，装满干草，把枕头和厚呢大衣搁在他和老雇工要坐的那辆车上。他们夜里出发，嘎吱嘎吱一直走到天亮。开始大家乐乐和和地聊天，抽烟，互相扯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讲买卖人怎样在路上或者过夜的地方被人杀死，叫人毛骨悚然。以后季洪·伊利奇躺下睡觉，在梦中恍惚听见迎面传来人声，感到大车摇摇晃晃，似乎一个劲儿往山下

① 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走，脸颊在枕头上滚来滚去，帽子从头上滑了下来，夜气清新，头脑感到凉爽，这一切多么叫人痛快！一觉醒来，太阳还没有升起，是个玫瑰色的露水遍地的早晨，四周长着绿油油的庄稼，老远望见浅蓝色洼地上那座闪着令人快活的白光的城市以及城里教堂的光辉，舒舒服服地打个呵欠，向着远处传来的钟声在胸前画个十字，从瞌睡的老雇工手里接过缰绳（清晨的寒气冻得老头象孩子一样没有力气，在曙光中他的脸色煞白），这一切又是多么美妙啊……这回季洪·伊利奇却派工头跟大车，自己一个人乘双轮竞赛马车去。夜是晴朗的，暖洋洋的，但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一路上只觉得疲乏无力。城门口的集市、监狱和医院的灯光在十俄里外草原上就看得见，可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前方灯火朦胧处。谢普纳亚广场的客店闷热不堪，臭虫又多，大门口老有人说，一辆辆大车轰隆隆地滚进石板铺的院子里来，公鸡大清早就打鸣儿，鸽子咕咕唧唧，敞开的窗户外面天空渐渐发白，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跑到停在集市的大车上去过夜，也没睡好：马不时嘶叫，货篷里亮着灯，周围有人走动、说话，天亮时候，正困得睁不开眼，监狱和医院又打钟了，一只母牛就在他头上吓人地狂吼了一声……

“活受罪！”这些天来他日日夜夜总这么想。

集市设在牧场上，有整整一俄里长，这儿象往常一样，喧闹杂乱，人喊马嘶，孩子们吹着口笛儿，旋转木马游艺场上奏着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从早到晚，一群群男女唧唧喳喳地在大车和货篷之间，马匹和母牛之间，临时戏台和冒

着呛人的油烟的小吃摊之间形成的尘土飞扬、牛马粪遍地的胡同里拥来拥去。象往常一样，许许多多的投机贩子在这儿发狂似地吵吵嚷嚷，进行他们的交易。瞎子、乞丐和残疾人，有的拄拐杖，有的坐小车，成群结队唱着怪难听的歌走过，没完没了。县警察局长的三驾马车晃着叮叮当当的小铃儿在人群中间缓缓前进，马车夫穿一件绒布坎肩，戴一顶插着孔雀翎的帽子……季洪·伊利奇的买主很多，有脸色红里透青的茨冈人，身穿帆布大袍子，脚登歪歪扭扭的长统靴的红头发波兰犹太人，身穿腰间打褶的上衣，头戴遮檐帽，脸晒黑了的小地主。上他这儿来的还有漂亮的骠骑兵巴赫京公爵和他的穿英国式服装的妻子，年老体衰的塞瓦斯托波尔英雄^①赫沃斯托夫。这位赫沃斯托夫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他那布满皱纹的黑脸膛线条粗得出奇，军服挺长，裤子耷拉着，长统靴是方头的，大檐帽带一道黄圈，染成暗褐色的头发从帽子底下探出两只鬓角来……巴赫京看马时身子往后仰，故作矜持地抿着留八字胡的嘴微笑，同时抖着那条穿了樱桃色马裤的腿。赫沃斯托夫呢，先蹭到马跟前，那马用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他，他象要跌倒似地站住，然后举起手杖，用喑哑的声音令人莫测地问上十次：

“多少钱？”

无论谁来问价，季洪·伊利奇都必须回答。他回答得

^① 指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854—1855)的参加者。

十分勉强，咬紧了牙关，好不容易喊出一个价来，人们还是空着手走了。

他晒得很黑，面容憔悴，一身尘土，软瘫无力，苦闷到了极点。他的胃病犯了，到了胃痉挛的程度，只好上医院去。在医院里他等了两个钟头左右，坐在回声很大的走廊里，闻着讨厌的石碳酸气味，觉得自己不是季洪·伊利奇了，而仿佛是坐在主人或者上司家的门厅里。一位活象个教堂执事的医生，红红的脸膛，淡色的眼睛，穿一件有铜臭气的窄小的黑礼服，呼哧呼哧喘着气，把一只冰凉的耳朵贴在他的胸前，这时他连忙说：“肚子差不多好了”，只因为心虚才服了蓖麻油。回到集市上以后，他喝了一杯放胡椒和盐的烧酒，继续吃他的灌肠和随身带来的面包，继续喝茶，喝凉水，喝酸菜汤，但都不解渴。几个熟人叫他“喝杯啤酒提神”，他去了。卖克瓦斯^①的小贩吆喝着：

“克瓦斯，冲鼻子的克瓦斯！一个戈比一杯，高级汽水！”

于是他叫住小贩。

“冰——淇淋！”秃头，满脸汗水的冰淇淋小贩，一个穿红衬衫，腆着大肚子的老头儿用高音喊着。

于是他用骨制小勺儿吃了一份冰淇淋，几乎象雪花一样，凉得他太阳穴处痠得要命。

集市散了。尘土飞扬，被人足、车轮、马蹄踏来碾去，到

① 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处是垃圾和牛马粪的牧场变得空荡荡的。季洪·伊利奇好象跟谁作对似的，还在毒日头下，灰尘中间，守着他没有卖出去的马，坐在大车上一动不动。上帝，这是个多么好的地方啊！黑土层深一俄尺^①半，而且是多么肥的黑土啊！可是过不了五年就要闹一次饥荒。这个城市以粮食生意兴隆闻名全国，可是全城只有一百人能吃饱肚子。集市上呢，多少乞丐、傻子、瞎子和残废人啊！叫人看了既害怕又恶心的。

一个晴朗、炎热的早晨，季洪·伊利奇沿着旧道回家去。他先从城区、市场这边走，然后过一条被几家制革厂弄得又浅又臭的小河，到了河对岸，经过切尔纳亚镇就是进山的路了。他和他弟弟曾经在这里市场上马托林开的小店里当过店员。如今市场上的人见了他都打躬问好。他在切尔纳亚镇上度过了童年，就是在这半山腰里，在一片象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屋顶腐烂得发黑的泥屋中间，在屋前晒着当燃料用的牛马粪中间，在垃圾、炉灰、破烂中间……季洪·伊利奇在其中诞生、长大的那间小屋如今已不在了，原址上盖起一座新木板房，大门上头挂一块生了锈的招牌：“在教的成衣匠索波列夫”。镇上的其他一切还是老样子，猪和鸡在门坎边转游；大门口竖着高高的竿子，竿子上挂着羊角；花边女工们的大白脸不时从花盆后面露出来，往小窗户洞外张望；肩上搭一根背带的光脚男孩们在放拖了一根树皮尾巴的风筝；文静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们在墙脚边玩她们爱

① 一俄尺合〇·七一米。